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重修正陽縣志

陳銘閣題

重修正陽縣志目錄

卷首

序

凡例

修志姓名

目錄

卷一

地理

星野
山脈

疆域沿革
河流

縣治形勢
水利

距離道里
古蹟

疆界道里
古蹟考
治區沿革

建置
城池 工廠
街巷 營防
官署 舊蹟
局所 壇廟
附宗祠
學校 寨堡
倉廩

卷二

政治
縣政組織 自治機關
政治沿革 爵職紀
民政 職官表
軍政 政績傳
警政
司法

財務
田賦
捐附加
公款機關
稅項
捐項
雜項

交通
驛站郵政
電報
道路
橋梁
津渡
水運

實業
農業 牧業
林業 商業
動物 工業
鳥獸 魚蟲
漁業
蠶業
蜂業

卷三

教育
學宮 學校
學規 典禮
教官 鄉儀
書院 風俗
附節序
義學 宗教
教育機關

選舉
徵辟
科貢
議員
學校畢業

大事記

附清鄉局
普濟堂

振務會
育嬰堂

慈善局
養濟院

政黨沿革

卷四

人物

附方技

游寓

卷五

人物

卷六

藝文

經傳

著作書目
集文

卷七

藝文

集文

集詩

卷八

藝文

集詩

金石

卷末

雜綴

軼事

異聞

舊志序

重修正陽縣志卷七

總纂 光山

堯初 陳全三

編纂 邑人

漁三 潘守謙
少章 呂兆璜
子翔 吳彬詒
屏亞 鄺鵬雲
紹宣 蕭廷藩

校正 邑人

趙憲章

藝文志 集文

鮑母邢太孺人行傳

邑廩生 呂兆璜

公一家者。則能享一家之福。公天下者。則能享天下之福。公則負責心盛。凡事不能坐視。而能勞。公則觀成心切。凡事不能半途。而能久。勞與久。相策並進。則積累宏深。福不如是裕而誰裕乎。顧此理自聖教不明。多少鬚眉難喻。而况坤界乎。乃今得之邢氏矣。邢氏者處士鮑公諱蘭玉之妻。而儒童守固暨清廩膳生桂馨之母也。彼其天性優美。自治力嚴。雖未治班訓。而能暗與古合者也。自二十于歸鮑門。佐其夫上孝雙親。中友

昆季。下訓子女。興家立業。條理各當。居然有歐柳諸母家風。而所尤難者。在能割一己私房之產。以供一家之用。考鮑公自乃父仰承祖遺以來。家道小康。中以牙齒債多。食指日繁。入不敷出。家況中落。乃邢氏能以私產充入其中。一切用度。頓覺寬裕。噫。可謂賢矣。夫今世世家之妻。無論已。其在貧賤之室。見其夫邁迹自身。倖獲寸進者。特日夜工讒。勸其早異於諸昆弟。而別置田舍。以爲子孫久遠計。於是其別業之多。阡陌之廣。車馬之雄。僕從之雅。止乎一己而已。而伯叔昆季之倫。向隅而不得沾餘瀝者。不知凡幾。對於邢氏。當亦泚然顏汗矣。然邢氏猶不自足。猶鴉鋤躬操。而毫無德色。鹿車共挽。而不聞話語。夜則孟母燈前。授稚子之經。晝殘荻草。晝則中郎灶裏。具先生之饌。拭盡杯盤。更以其餘。問我姑姊。厚往而薄來。睦及鄉鄰。扶危而濟困。而卒之德大壽集。善積祥來。宜至兒成名立。年屆古稀。見孫曾而始撒手人間。噫。報已至矣。而猶未也。令子年近七旬。而康強逢吉。歷辦公益。成績卓著。與人交。有久敬之風。濟人急。有任俠之氣。邑人常與其兄稱二鮑焉。文孫有投筆從戎者。位不副才。而心彌謙冲。雅歌投壺。有儒將

概。餘孫俱竭力讀耕不干外事。迄今邢氏往矣。而過銅南驛路。恒嘖嘖於東偏德里。鬱氣蔥蔥。猶足以徵氏邢裔之方興未艾云。

陳蘭亭先生德教碑記

邑拔貢 魏松聲
春源

陳君九疇。號蘭亭。前清之附貢生。予之堂姊丈也。不雕其天。無戾與人。與予少同學。壯同遊。誼接情聯。數十年如一日。其發言也。恂恂然。若不出於口。其制行也。局局然。若不達於事。以視予之縱恣乎言行。疲精力於茫茫塵海中。百損已而一無益於世也。宜乎分冰炭。判秦越矣。乃爲國爲民。與予上下其議論。卓識熱忱。動溢言表。當武漢義師之初起也。則謂掃除異種。復我漢疆。鐵血男兒。迎刃授首。眞人生無上之奇榮。至民國二年。袁氏稱帝。已有動機。則謂恢復專制。天日無光。大好山河。仍賴健男兒。以頸血洗滌之耳。故予奔走革命。九死一生。惟以再接再厲相勸勉。予雖事事失敗。危險萬分。終不作一類唐語。以灰予志。乃予終歲旅外。回首故園。方幸有一學品優良之先生。集合親族聰穎之弟子。施以完善教育。循循然誘使成材。俾得與予同盡造國之義務。國之光。

亦里之榮也。不謂狂狷甫裁。哲人亦萎。居鄰淮岸。教澤不隨流水俱湮。地接汝墳。後人應有甘棠可愛。情因念舊而生。盛德亦不朽而可銘。願操仙花佛菓。且供且獻。且敬且祝。曰。翳斯人之德音昭明兮。游泳乎溟濛之氣化。無成無毀。何死何生。白骨埋塵。青燐棲草兮。舉不足爲斯人之重輕。河之靈。山之英。千秋萬世兮。爲雷雨風雲之蘊結。安知其不併於日星之曜。而永鑄爲金鐵之精。

王易直先生歿思碑記

魏松聲

世咸謂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似夫身死而心不死。尙非大可哀也。庸詎知予人哀弗忍釋者。卽在世人不死之心。哀之不已。乃思傳之。傳之不已。乃思銘之。子產亡。而宣尼旌其遺愛。隨武歿。而趙文懷其餘風。遙遙今古。有同情焉。第恐末學譾陋。未測高深。蠡海管豹。不獲寫生芻之慕。未免芳杜厚顏耳。無如慕德有年。高山時仰。追溯前徽。猶想見其萊衣娛親。春生萱草。所生無忝。其在斯乎。重以鯉庭垂訓。迪以義方。步趨乎禮樂之場。逍遙乎文雅之囿。俾長公子藝苑蜚聲。次亦迭叨鸚薦。予同輩不時過從。皆

得切磋交資。分教澤之餘潤。沾被所暨。相貺詎有窮耶。其排難而解紛也。務令閭閻雍睦。雀鼠平爭。善氣所迎。頑愚悉化。所謂誠能動物者。非歟。其卹貧而拯困也。涸轍之鱗。未嘗侈言施濟。獨能多資挹注。俾人人挾願而來。償願而去。所謂德足及人者。非歟。且也。誘掖後進。不遺餘力。困於財者。助以金錢。拘於墟者。擴其志量。居鄰孔道。南北遊學之人。莫不資以車舟之費。見義必爲。類如是矣。而又邊幅不飾。惻惻無華。身與物接。罔勿盡任。裳置水之情。宏郭伋待期之信。此心不死。眞令人因感生愛。因愛生慕。因慕生哀者。滔滔塵世。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爲誰。太學生王公。諱文良。字易直也。爰爲之銘曰。閣臺靄黛。閭水凝香。哲人其萎。德音不忘。榛山蒼隰。衰草斜陽。高風落落。終古茫茫。

黃李氏節孝碑記

魏松聲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而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謂何也。余以爲死其身。而不死其心。非卽世所謂重於泰山者乎。若夫不死其心。精粹堅凝之氣。有以格天地而感鬼神。呵庇焉。護持焉。俾備歷乎艱難困苦。千廻百折。而身猶不死。卒能由否生泰。剝極而復。斯又

當如何之欽仰崇報也哉。余邑黃李氏。李君從儉之女。而黃君麟周之妻也。年十八。賦于歸。父母相繼歿。母弟延炳僅數歲。諸賴扶持。未幾翁姑亦歿。助夫營葬。閭黨稱賢。捻匪猝起。夫遇害。氏年二十四。子女俱無。殉夫捐軀。亦云節烈。而氏不敢遽死其身者。凡以不敢遽死其心耳。心乎母弟。子孑然一延炳也。心乎夫弟。憲周等。年均幼稚。一人死。數人均填溝壑矣。不得已而提攜奔避。流離三載。匪患始平。此三載中。屢瀕於死。而卒不死者。殆天地鬼神呵庇護持之所致與。爾時室家煨燼。夫弟母弟。嗷嗷待哺。孤苦零丁。生不如死。而氏冰霜砥節。再接再厲。不惜困頓其不死之身。以自完其不死之心。卒致天地鬼神之呵庇乎氏。護持乎氏者。並呵庇護持乎母弟延炳。夫弟憲周等。娶妻抱子。家計咸昌。氏乃以夫弟憲周之子錫福爲嗣。錫福問視寢膳。頗以賢孝著稱。前清光緒十七年。邑紳龔曉樓鍾廣範。稟請督學使奏聞。得膺旌表。氏曰。吾自完吾未死之心。非邀名也。碑以誌之。吾滋戚矣。錫福等不敢違命。親族亦鑒其誠。事乃暫寢。延至民國二年。氏告壽終。享年七十七歲。錫福痛母迫切。慘至殞命。孫道裕遵循祖母義方之教。

卽心乎祖母未死之心。謂夫長此寂寂。心不死於生前者。反致汶汶於死後。無以彰祖母之懿德。卽無以篤乃父之孝思。欽仰崇報。又烏容已於勒珉。以垂不朽耶。忝屬同邑。屬序於余。余願操香花盃酒而祝曰。不磷不淄兮。式玉式金。長淮風雨兮。亘終古而蘊結乎德音。祝之不已。又從而弔之曰。湯湯溟水何鳴咽。欲流不流聲淒絕。數十年中淚雨揮。滴滴化作啼鵲血。

史氏祖塋增祭田記

邑庠生 吳彬詒
少章

攷宋范文正公置田三百畝。贍族。特名曰義田。至今稱之。專美於前。無與並者。有之。殆明季史公乎。公諱守貞。軼事不可概見。而世代滄桑。其賢裔亦無與聞者。僅稱先塋有古碣一。書公由通守而縣宰。並傳其起身行間云。於史氏祖系爲七世祖。始遣祭田四十八畝。歲租二十金。備春秋祭饗之需。餘則合族均分之。於以寓飲福胙之意。而垂爲祀法。永保罔替。沿三百餘年。洎有清宣統建元之初。乃聚族而謀曰。茲餘金。與其歲分之無濟。何如歲儲之有成功也。僉曰。善。故易分法爲儲法。公十二世孫印官成者。廉正

而好義舉。推而董其事焉。迄今十越六年。計儲制錢千餘串。購忠孝村宅一所。田地三十一畝。擬新建宗祠於其處。肅瞻拜而明禋祀。廸前光以垂後昆。經之營之。有餘裕哉。自此以往。儲日益久。財日益豐。豈徒拓祠宇而增祭產已乎。將必興學校。助婚嫁。賻喪塋。賑孤濟貧。有益於宗族。輔翼乎名教者。次第擴而充之。集而行之。蒸蒸日上。復曷既諸。而載溯本源。皆守貞公貽謀之藏。以致之。與文正公較。將過之。無弗及者。或曰。文正公義田三百畝。公祭田不三百畝。而四十八畝。相懸不逮遠甚。可同日語哉。曰。不然。文正宋平時宰相爾。公明季宰官爾。文正易而公則難。易地則皆然也。且置田贍族者。義而置田祭祖者。孝。孝與義果孰重。矧起身行間。其有忠憤愛國之心。概可想見。觀其身後數百年。購宅建祠。適在忠孝村。無乃天有意以顯褒之乎。噫。足風矣。今者。官成先生年高邁。將退而頤養。擬付族人以任其事。而族人均念其十數年任事之勤。議并泐貞珉。誌不忘。囑彬爲文以紀之。伏維君家善作善述。不顯不承。繼美重光。宜爲後世言法門者法。並推論天道與善之意。將見京兆遺澤。隨汝水溶溶宣壑以俱遠。而樂爲邦人。

道也。於是乎書。

王輔亭先生德教碑文

魏松聲

商周以前。作君而兼作師。是爲政教統一之時代。自周轍既東。孔孟蔚起。聚徒講學。風靡一世。教育之權。乃得離君相而專寄於師儒。延至兩漢。精研訓詁。講學之風一變。由唐迄宋。高談義理。講學之風又一變。推嬗既久。道術愈裂。及朱明肇興。陽明王子。闡發知行合一之精蘊。上紹孔孟。下開來學。儒術昌明。於斯爲盛。不謂滿清猾夏。陽明學派。懸爲厲禁。莘莘學子。惟使備於章句。奴於帖括。人心蔽塞。大道晦盲。陷溺沉淪。莫知底止。余於王子輔亭交最久。其道德深沉。人已兩忘。器識通達。氣象雍和。又交友信。臨財廉。事親孝。律已嚴。誠學品兼優偉人也。但天各一方。其教人也。未審於陽明知行合一之旨。能否發揮而推衍之。第觀及門多才。莫不重躬行而敦實踐。且述輔亭自信之言。以告余曰。吾生平無他長。但未嘗作一欺人語耳。語不欺人。則不自欺。知不自欺。其行也可知。其即知即行。不使知行稍留罅隙。釀爲自欺欺人之具者。又可知。不必侈言陽

明學派。孔孟墜緒。已得藉作一線之延。教光淮汝。道繼洙泗。諸弟子淵源授受。發展篤實之輝光。藉以激揚乎正學。培植乎道脉。俾孔銘孟槩。焜耀大地。是又輔亭先生之所厚期也。而余之所跋翹祿頌也夫。

袁公紹明重修黃徵君祠碑記

邑增生 郭連益
子謙

漢黃徵君。邑先賢也。史冊所載。汪汪千頃。淆之不濁。澄之不清。一見能使人鄙吝之心頓消。只此落落數語。已足想見其生平。荀季和稱爲吾國顏子。誠爲定論。徵君果得與聖人同時。而親炙其教化。安知不奪顏曾之席。而冠德行之選。由漢越今。歷一千餘年矣。昭代帝王。尊崇前賢。奉徵君之主於黌宮。隨春秋而享祀。一邑之光也。抑天下之光也。天下之人。且崇奉之。而正邑適爲徵君生長之區。游息之地。其崇拜又當何如耶。正之人士。立祠祀之也。固宜。無如規模甚狹。且代遠失修。破壁碎瓦之間。已鞠爲茂草矣。邑紳袁公紹明。景仰前徽。觸目心感。爰創修學舍於徵君墓之左側。復命詰嗣俊伯君。誅瓦礫。芟荊棘。於徵君之墓後。而闢大其基趾。起樓三楹。以妥神庥。周墓四圍。以牆繚

繞。不惟壯遊覽之觀瞻。而且避好事之踐履。美富宮牆。有見之而歎爲不得其門而入焉。功成之餘。更於祠右。建亭植園。種木蒔花。極四時之美觀。壯一邑之名勝。於廖袁公景前賢而作育人才。詰嗣體親心而襄茲盛事。父作子述。無間然矣。縣長張公子政。緬懷徵君之高風。慨慕袁公之善舉。列入大典。而崇拜之。益見善善從長之意也。邑人等觀學舍依其祠墓。校生朝夕瞻仰。聞風而興感。踵徵君而繼起。將大有人焉。是又此祠之立。實足以誘掖後學。獎勵校生。不獨尊崇前賢已也。爰爲刊石。以垂不朽云。時在中華民國八年小陽月穀旦。

紹明高等小學校畢業紀念碑一

溫江舉人 張錫典
正陽知事

民國七年六月。紹明高等小學校。第一次畢業生六十六人。將升他學以去。請記於余。余聞之。古者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其後井田之法壞。而學亦或廢或存。陵夷既久。至於漢。乃立學官。置經師。增博士弟子員。而私學無聞焉。唐開元間。始任百姓立私學。宋興之初。鄉黨之學亦最盛。化人成俗。率由於此。近世革新學術。凡